

第 3 卷 · 小说 ·

徐訏文集



上海三联书店

目 录

时与光 1

悲惨的世纪 279

时 与 光

第一部

传 记 里 的 青 春

前 奏

一瞬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
等我知觉恢复时，我发现我已离开了痛苦。我似乎摆脱了一切束缚，在一种虚无的幻景中飘荡，我看不见一样东西，听不到一丝声响。于是我在混沌中重新苏醒，像从闷室的船舱走上了甲板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样，我慢慢地又看见了光，看见了色，我又听到了声音。我感到我有了新的生命，它融化在宇宙里，我逐渐发觉一切我看到的光与色都是瑰丽灿烂的图案，一切我听到的声音都是愉快卓越的音乐，我的生命就好像融化在里面，我已经舍弃了眼睛与耳朵的感官，而是用一个整个的直觉在感受一切的庄美。

这时候，我意识到我已经死过，我的确把我痛苦肉体遗留在尘世里，而现在，我只是一个孤独的灵魂，在神奇的色彩与音乐中飘荡——飘荡，是的，我没有意志支配我的方向与途径，似乎空间只是空间，并没有人定的方向与途径，我只是愉快地听凭这瑰丽的色彩与奇妙的音乐的带领。

“又是一个新归来的灵魂么？”

我惊奇了！这是从哪里来的声音呢？这声音是慈悲的，是庄严的，它感动了我，我没有考虑地回答：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何以不留恋那丰富的人世呢？”

我想冰山在这伤感的慈悲的声音里也该融化，我终于感到我自己灵魂的空虚。我说：

“在大宇宙的怀里，人世还有什么可值得我留恋么？”

“但是人世也是宇宙一角。”这慈悲的声音又说，“你相信过什么宗教么？”

时 与 光

像是慈爱的手指在理我蓬乱的头发一般，有光在抚摸我粗糙的灵魂。

“没有，”我颤抖地说，“命运注定我没有，我是一个没有依靠的孩子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！”这慈悲的声音好像渗透了我的灵魂，我像得到安慰一般的愉快地哭了。他又说：“那么你可有哲学上的信仰吗？”

“我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那么你真真是个可怜的孩子了。”慈祥的声音颤抖地说，“但在这丰富的人世中，你凭什么养活你自己呢？”

“凭我的，不，凭我天赋的爱。”

“你爱过？”这慈祥的声音忽然像带了笑，我似乎看到全宇宙的花都开了，他又说，“那么你一定也恨过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勇敢地回答，“但是，恨是暂时的，一切爱以外的情感都是暂时的，只有爱是永久的。”

“那么在爱中你享受了人生的幸福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你的爱曾经对这人世有什么贡献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么你活在这人世上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流浪，我歌唱。”

“是赞美宇宙，还是赞美人世呢？”

“我只吐露我对人世的感觉，”我说，“我还抒写我自己的梦。”

“那么是不是因为你吐尽了你对人世的感觉，就失去了生命的。”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我还没有实现美丽的梦，就失去了生命。”

“那么你在梦里做什么呢？”这慈祥的声音又笑了。

突然，我在一种奇怪的光芒中看到了自己，我看到了我灵魂的浅狭与污秽。

“如今，”这慈祥的声音忽然说，“你该写你自己的灵魂。”

是的！于是我重新用我透明的灵魂捡取宇宙的光芒，在云彩上写我短短的生命中的浅狭与污秽，写我偶然机遇里的爱与我寂寞灵魂里的斑痕。

—

假如你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城市，住进旅馆，打开你的行李，放好你的什物，洗一个澡，坐在沙发上，翻阅你机场上或车站上买来的报纸，看到世界的一切都是依旧，而当地消息突然两样，里面所记载着地址与人物，而你都觉得陌生，这时候你是多么需要一个当地的朋友呢！假如他可以到机场或车站接你，陪你到旅馆，请你吃当地的菜，为你安排游程，这将是多么不同！而你现在一个人也不认识，你渴望可以交一个朋友。我相信在任何遥远的世界中，都可以有我们谈得投机的朋友，但是你没有机会碰到，碰到了你也会交臂失去，没有一个场合可以使你请陌生的人多谈几句。你可以在火车轮船上交到同你一样孤独的旅客，但很难在你新进的城市中交到当地的朋友。你在路上看到一对一对甜笑蜜语的情侣，你只能羡慕；你在饭馆中，看到一桌两桌三五成群、有说有笑的青年，你只能妒忌。这时候你会想到你的旧地，在旧地你也是这样的不落寞呀！

如今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到一个新的城市，在旅馆里，坐在沙发上，翻开电话簿，一串串都是陌生的路名，陌生的人名，假如其中有一个熟人是多好呢！电话就在旁边的小桌上，我可以马上打去。

但是，我怎么翻阅也没有。这因为我在香港，香港是我只经过一次而从未逗留过的城市。

天气很热，香港只有冬天是我们的春天，而现在正是夏天般的

春天。房中有冷气围着我浴后的身躯，我计划如何一个人到街上去闯一个饭馆，饭后再去闯一些店铺，买了一些东西，我再去闯一个戏院，看完戏，坐着街车回来洗澡睡觉，这是唯一消磨时间的方法。

正在我这样打算着的时候，忽然我的电话铃响了。

这可能是旅馆办事处打来的，我想；一面我拿起电话。

“哈啰，”对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他没有等我回答，非常焦急而热烈地说他一大串的话：“眉娜，你怎么这样走了？我们总要谈一个结果，是不是？你知道我爱你，你不愿我一直跟着你，也不要这样，是不是？我决不勉强你，眉娜，但你必须同我单独见一次……”

“哈啰，”我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，我说：“我不是什么眉娜。”

“那么请你叫陆眉娜说话。”

“这里并没有陆眉娜。”

“你撒谎。”

“我不知道陆眉娜，我为什么要撒谎？”

“那么我可以来看看么？希望你不离开你的房间。”

“我花了钱，为什么要离开我的房间？”

“那么你不要走，你等着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来看我，是么？”

“自然！”

“欢迎欢迎。”

对方突然挂上了电话。

在我寂寞的世界中，这个际遇是有趣的慰藉。我猜想他大概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，爱上一个叫陆眉娜的女子，她当然是美丽的，该是二十岁，或者还猜得太大，他们间有许多千篇一律而又时时不同的浪漫史，突然女的别有所恋，或者男的还有别的少女，起了误会，女的同别人好了，他找到了她的居处——红乡饭店二百

四十号,他打电话来……

但是他为什么要打电话,不直接跑来呢?他从哪里打听到她会住在红乡饭店二百四十号?

陆眉娜,陆眉娜,好一个陌生而又熟稔的名字,假如我真是陆眉娜的情人,陆眉娜就在这里,这个电话的意义又是怎么样呢?陆眉娜会单独见他么?见了他会重回到他的地方去么?

假如我也有一个情人叫陆眉娜,而不是他的陆眉娜,那么这个电话会引起什么样的故事呢?我将疑心我的陆眉娜么?我将叫我的陆眉娜听那个电话么?我将请那个男人来认认我的陆眉娜么?假如他来了,看到了我的陆眉娜,我的陆眉娜虽不是他的陆眉娜,但可能容貌与性格有点相像,正如人名可以偶然相同一样,他们俩竟一见倾心。我的陆眉娜离开我到他那里去代替他的陆眉娜,我也打听陆眉娜的地址,打一个电话去,又碰到另外一个陆眉娜!

然而这些只是小说家的想象,我不过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,陌生的旅馆里,身边没有陆眉娜所代表的女性,而现在在期待一个来寻陆眉娜的男子。

有人敲门,不知怎么,我骤然想到来客是不是会带着凶器。我镇定了一下,门敲得更响,我还是坐在那里,说:

“进来!”

门缓缓地开了,慢慢地闪进一个出我意外的人物,是一个无比鲜艳的女子。

一瞬间,她灿烂的光彩已经使我目眩,我想她一定走错了地方。但是她竟望着我说:

“对不起,刚才是不是有人打电话问到陆眉娜?”

我点点头。

她的手轻轻地把门掩上,她说:

“我可以同你谈几句话吗?”

“自然可以，”我还是坐着，我说，“请坐请坐。”

她于是就缓缓地像云一般地驶过来，这时候，我才看清楚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：她穿一件无领无袖的洁白衬衫，系一条宽大的黑裙，腰际束着很宽的鲜红色的腰带。她的裸露的两臂与颈项，透明一样的闪耀着腻润的肌肤，像宝石所雕成的。她的左臂上，饰着一只红玛瑙的镯子，一串夺目的红色的项圈，束在袒露的颈项。她披着长长的头发，两耳垂着红宝石的耳坠。

她在看我，与其说是我看到，毋宁说是我感到，她的眼睛像一个沸腾的海，似乎冒着火焰，她使我受到灼热。

她坐下了，露出一双露趾的镶锦的黑缎便鞋，我看到她脚趾上鲜红的蔻丹。

“你像是刚刚到香港？”她说，她的声音很低，但带着一种银响的展延声。

“一个陌生的旅客。”

“你没有亲友在香港么？”

“一个孤独的旅客。”

“我常常觉得一个陌生孤独的旅客，同新生的孩子一样，他总是最天真与纯洁的。”

“希望我给你这样的印象。”

她笑了。

这时候我看到她的脸，我马上发现她是一个混血的女孩。她有一个稍阔的嘴唇。但笑容中竟含着不可思议的神秘，配合她粒粒如珠的前齿，我无法想象同这样的嘴唇接吻以后的后果。她的鼻子是挺秀的，同她面颊上两颗玲珑可爱的笑涡，布置得非常巧妙，像是禁果一样的在诱人探尝。她睫毛掩盖着那不可抑压的眼睛的光芒，这是一对海一般深奥而又火一般的闪耀的眼睛。

这不是一种使人终身企慕的美丽，而是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

诱惑。她收敛了她的笑声,突然说:

“那个电话怎么说?”

“他不相信,他要寻的人是陆……”

“陆眉娜。”她提醒我说。

“啊,陆眉娜,他不相信陆眉娜不在这里,他要到这里来。”

“他要到这里来?”她吃惊似的站起来。

“你就是陆眉娜?”我问。

但是她没有理我,她急速地说:

“那么我去了。”她匆匆地走到门口,忽然又折回身躯,她说:

“你可以陪我一同出去走走吗?”

“我?”我说,“这当然是一个陌生旅客的光荣。但是你应当先等我换换衣服。”

她踌躇了一会,忽然露出俏皮的笑容说:

“我在那面一个蓝河咖啡馆楼上等你。”

“但是我是一个陌生的旅客,我不知道路径。”

“啊,就是出门右首走过去不远的转角地方一家咖啡馆,找不到,你可以问人。”

“你一定等我,”我说,“假如他来了,我可要,啊,也许要晚一点到那面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,着眼睛对我一瞟,拉开门,一闪身就出去了。

而我的眼前还闪荡着大而媚的眼球的转动,这配合着她掀动着翩翩修长浓郁的头发,好像混合成一种热情的舞蹈,变成了留在我感觉上的余象。

二

我开始对于我的际遇奇怪起来,我设想陆眉娜与那个打电话

来的男人的关系,是不是他追求的陆眉娜躲避着他呢?还是他们相爱很久,陆眉娜另有所爱呢?这个男人是什么人?是一个真正爱上陆眉娜,被陆眉娜戏弄了呢?还是他有对不起陆眉娜的地方,而她要离开他呢?

我一面换衣裳,一面想着这些问题,我有很大的欲望想会见这个男子。但在我陌生无聊的旅次中,这样偶然的能陪陆眉娜这样的女子作宴游,这是多么罗曼蒂克的事情!而我如果会见这个打电话的男子,他一定会缠绕我,使我耽误了时间的。

我很快地收拾好,但正预备出门的时候,有人敲门了,这当然就是那个打电话的男子了。

我于是安详地坐在沙发上,抽起了一支烟,手里拿着一份报纸,我说:

“进来。”

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,高高的个子,开朗的面容,头发很浓,胡髭刮得很净,穿一身挺直整齐讲究的西装,但没有打领带。他一看我是一个陌生人,愣了一会,他的深邃的眼睛闪着犹疑的光芒,他望望周围,急遽地想退出去说:

“对不起,对不起。”可是他的态度竟引起了我的好奇,我说:

“你是不是要寻你的陆眉娜,先生。”

他站住了。

“请坐,请坐。”我说。

“你认识陆眉娜?”

“我也是在寻陆眉娜!”

“你?”他惊奇地说,微开着他薄薄的嘴唇,露出洁白的前齿,走过来。他是一个潇洒漂亮的男子,不知怎么,我相信他受过很好的教育,而我已开始喜欢了他。我仍旧坐着,他说:

“刚才电话是你接的?”

“不错,”我说着指我旁边的沙发说,“请坐,请坐。”

他坐了下来，非常不安。我递给他纸烟，他拿了一支，眼睛注视着我，一面用他自己的打火机点烟。

我看他吸上了纸烟，我自己也吸上一支。于是他很快地问：

“你说你也在寻陆眉娜？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，“但是我不知道我所寻的陆眉娜是不是你所寻的？”

“你在哪里认识了陆眉娜？”

“我不认识她。”

“你倒是个有趣的人。”他紧张的表情松弛下来，他说，“那么你寻的是一个还不认识的人。”

“但是陆眉娜正代表了我所想寻的女性名字。”

“你喜欢这个名字？”他笑了。但突然他抛了香烟，站起来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我要……”

“你要去寻陆眉娜？”我问他，但我回答我自己的问题，我摇摇头说，“你寻不到她。”

“谢谢你，但是我一定要去寻找。”

“你能不能坐下来，先想一想她的去处再寻呢？”我说，“或者你先打个电话去？”

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是对的，他坐了下来。我说：

“我也在寻陆眉娜，但是我很安详，你应当镇定，分析陆眉娜离开你的理由，再分析你需要她的理由，寻到一个陆眉娜是不难的，但保留你的陆眉娜就难了。”

他不响，但似乎对我的话很有感触。我说：

“你应该休息一下，喝一杯酒。”

他不响，我按了电铃。

“威士忌吗？”我问他。

他点点头，我说：

“我相信，你的陆眉娜同我的陆眉娜是一样的。”

“究竟你知道陆眉娜么？”他突然说，“你应当告诉我。”

“我不知道她。”

“你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招待我，同我谈这些古怪的话？”

有人敲门，我说：

“进来。”

不消说，进来的是侍者，我吩咐他拿两杯威士忌。于是那位陌生的来客忽然叹了一口气，站了起来，两手插在口袋里，走向窗口去。我说：

“你不能安详地坐一会，让我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么？”

“你为什么想帮我解决我的问题？”

“这因为我也许也有许多问题要请你为我解决。”

他不响，侍者端着酒进来，那位陌生的来客拿了一杯走回来，我也拿了一杯，举起杯子说：

“祝你的陆眉娜！”

“祝你的陆眉娜！”他也说。

“这就对了，”我说，“现在让我们像朋友一样彼此谈谈。”

他坐了下来。我于是低声地问：

“如果你一进来的时候看到你的陆眉娜同我在一起，你将怎么样呢？”

他盯我一眼，忽然说：

“你以为陆眉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我想你的陆眉娜同我的是不同的，”我安详地说，“她该是二十三岁，眼睛有海一般深，闪耀着诱人的火焰，稍阔的嘴唇，每一笑容透露她粒粒如珠的前齿，浓郁的长发，翩翩如云，她应当爱黑色与红色，她的动作……”

“你认识她？”他打断我的话，诧异地问。

“那么我的想象是不错的了。”我说，“我刚刚从飞机下来，你是我第一个让我单独见到的人。”

“你以前没有来过?”

“这是第一次。”

“从欧洲来?”他眼睛看到了我行李箱上的签条,他说。

“也可以那么说。”我说。

“你预备这里久耽吗?”

“谁能够知道。”我说,“也许我计划久耽,而马上就要离开;也许我计划就走,而我竟一生耽在这里。我一生的计划从未实现,所以我也不再计划。”

“你是一个虚无主义者。”

“我是一个偶然主义者。”我说,“因为人生本来是偶然的,偶然的生,偶然的死。”

“而我们还都在寻求陆眉娜。”他忽然笑着说。

“我想这也只能在偶然中碰到。”

“你倒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”他站起来说,“我要走了,希望以后还可以碰到你。”

“希望你有兴趣来看我。”我说着顺手拿刚抽出来放在几上的名片递给他一张说,“这是我的名字,你可以叫我郑。”

他接了我的名片,也递给我一张。他说:

“我叫尤旁都,你可以叫我旁都。”

于是,他同我紧紧地握手,很诚恳地说:

“谢谢你,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我说。

三

在旁都去后三分钟,我搭电梯下来,幸亏大厅里进出的人多,我看见旁都在柜前,他该是在查询我的底细,我则没有被他看见。